

赵逵夫 主编 诗赋研究丛书

屈原探幽

● 赵逵夫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屈 骚 探 幽

赵 逵 夫 著

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马 牧

封面设计:姜健骅

屈骚探幽

赵逵夫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

兰州日报兰州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80,000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266-01623-0/I·440

定价:14.80 元

《诗赋研究丛书》序

赵逵夫

文学领域中,什么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质?诗赋。人们常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语言的艺术。尽管世界各个国家文学的百花园中都有诗,但是,中国的诗歌产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是独特的汉语的艺术。

汉语最大的特征,就是单音节,无词尾变化。古汉语则一字一音,一音一义,无附加成分。双音词一般由单音词组合而成,伸缩分合甚便。汉语又是以汉字为记录符号的。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结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书面语交际中误解的机会,又在表情达意和读音上有一定的提示、暗示性。所以,所谓“文言”,其词语的组合搭配,词序的变化,用词中的借代等,都十分灵活,在体现语意的轻重缓急和此轻彼重、此重彼轻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等方面,不必加附属句即可通过词语句法的变化含蓄地表现出来。抒情言志,通幽达隐,以有限的文字表无穷的含义,实非其他语种可以比拟。

又由于方块汉字一字一音的特征,中国诗歌在语言布置方面可以做到形式上的完全整齐同节奏音律上的错综变化的统一;对仗、骈俪的艺术美也因而形成。

诗在本质上是抒情的,小说在本质上是叙事的。中国传统的诗歌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而长于抒情。黑格尔在其《美学》的

《抒情诗》一节中说：

在对东方抒情诗方面有卓越成就的个别民族之中，首先应该提到中国人，其次是印度人，第三是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1)

尽管黑格尔对中国的诗了解不太多，但也道出了个中真理。

中国诗歌抒情特征的形成，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2)，但同汉语汉字的特征应不无关系。

但是，诗毕竟是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文学式样。真正由汉语汉字的独特性而形成的我国特有的文学式样，是赋。骈文亦以骈辞俚句为特征，但骈文中有些不属于文学的范畴，故这里只说赋。

所以说，在文学的领域中最能体现我国文化之特质的，是诗赋。

自《诗经》最早地结集了我们民族抒发喜怒哀乐的歌唱和反映当时政治礼仪、社会风俗的诗篇之后，屈原融合南北文学，写出了千古绝唱《离骚》，从而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此后贾、枚先后承风，开汉赋先河；马、扬以巨丽为美，润色鸿业；班、张赋京都，赵、蔡疾世邪，摹物抒情，俱有佳构。及至六朝，则诗人迭起，赋家如云。到唐朝，则无论诗，无论赋，都是美不胜收，如初唐四杰，李、杜、韩、柳以及樊川、玉溪，岂止是诗坛神笔，实亦是赋苑圣手。宋代以后，诗、词、曲、赋俱有发展变化，其切今辄古者，代不乏人。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为我国民族精神的确立时期，而《风》、《骚》辉映，也奠定了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汉唐盛世，一以赋睥睨八荒，一以诗雄视百代。则《风》、《骚》、诗、赋，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宝藏，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和中华民族统一团结的纽带。

为此，我们在文学的领域中选择了诗赋，决定编辑出版一套《诗赋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中既有老一辈学者几十年研究心血的结晶，也有中青年学者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所作的可贵探索；既有研究专著，也有

对作品的整理、诠释和评注。后者主要是想在目前被忽略了的方面做些工作。当然,某些热门课题中,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将提出来与学术界朋友们共商。

希望得到学术界朋友的支持与批评指正。

1993年5月于西北师大中文系

注释:

(1)黑格尔《美学》第三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231页。

(2)黑格尔认为,哪个民族的诗较发达和成熟,应同该民族的特性、时代观和世界观有关。他说:“在民族特性、时代观和世界观之中又有某一些比另一些更适宜于诗。在东方,未经分裂的固定的统一的有实体性的东西总是起着主导作用。这样一种观照方式本来就是最真纯的,尽管它不具有理想的自由。”见同上27页。

《屈骚探幽》序

郭晋稀

赵逵夫同志的《屈骚探幽》即将付印了，这是他继《屈原与他的时代》之后的第二部著作。无论对他自己来说，还是对研究《楚辞》的学术界来说都是好事。逵夫嘱序于予，我尽数日之力，浏览了全稿。因为老迈，精力日不如昔，又人事丛脞，心难专一，未必能提纲挈领，指出原作的精华。不过，我们是多年来往的师友，也还是应该谈谈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的。

一本书首先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并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样，才能算得学术著作。市场上流行的某些书，虽说有自己的观点，却不一定都是好书。有的作者，是经过一番研究后，发现了古今作者们对某一问题的观点上的矛盾，看出了他们的错误，产生出了自己新的理解，然后发奋著书。这样著成的书，是合于人情，达乎事理，考之载籍而有据，付之日用而无疑，真能给学海中人类文明的殿堂添一块砖加一片瓦。即使其成绩只是沧海中的一滴水，大千世界里之一粒砂，也还应该算一本好书。

当然，在商业经济社会中，学术界的人不能不受社会的影响。所谓名之所在，利必随之。为了欺世盗名，索隐行怪，捏造证据，取信世人。这样著书的人，不过是市场上卖假货的坐贾走贩，专造赝品的古董商，自称刀枪不入的气功师。这种人著成的书，是假货，是赝品，是登台演法的魔术。

如果把市场上有关文史著作依其走向分为两类的话,《屈骚探幽》无疑属于前者。它是一本好书,其主要的标志,有下面四点:

一、赵逵夫同志对屈原《离骚》和有关屈原《离骚》的书,是精心探讨过的。前人注《离骚》的书很多,人各一辞,并不是没有局限,互相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要对屈赋探幽入胜,掌握前人的局限和矛盾则是第一步的工作。孙卿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庄周亦云:“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这种“积步”和“聚粮”的工作,是著述者的第一步功夫。我翻阅《屈骚探幽》原稿时,其中有一篇《离骚》的释词和论句,不乏胜义,可补前人注释之不足,这是“积步”。其中还有几篇,谈到《离骚》形式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涉及到句式与韵脚,做了许多“聚粮”的工作。因为著述比如走路,一步一步地走,就不会像邯郸学步,未得国能,反失其故步。著述又比如长途旅行,如果聚的粮食多了,腹常果然,就不会因为饥饿而困乏或中道不前而遂废。

二、书中利用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我们不如前人处,前人世专而思精,对于古籍很熟,能默诵,使用起来很方便。但是前人也有不如我们处。近年来从地下发掘出的器物很多,有鼎彝,有墓葬,有碑版,也有久已失传的典籍。前人没有见过的,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献价值最大,功用最多。殷墟、孔壁、汲冢、流沙坠简、敦煌石室,都是偶然的发现,已经为中外所艳羨。至于今天,大多是有计划地发掘,又是用科学方法来整理的,我们利用它来研究当代文化,更方便了。逵夫同志研究《楚辞》常常利用楚文物,在方法上自然比前人进步得多,材料也更为可靠,说服力也更强。比如本书中有《从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看屈赋比喻象征手法的形成》,就是鲜明的例证之一。

三、利用民俗民风研究文人创作。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歆赵讴盛行缠绵悱恻之音。文学每与民情风俗相关,前人论之详矣。王逸以为屈原放逐湘沅,“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

因而作《九歌》之曲。”朱熹则云：“颇为更定其词。”荆湘风习，虽然有所不同，却无大异。屈原，楚人，习于楚俗；又放逐湘沅，为九歌“更定其词”。民歌与其创作相影响，更不待言了。所以研究屈赋，既不能不考虑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分别之大齐，又不能不思索荆湘风俗之特异。逵夫同志从民俗民风入手为屈《骚》探幽，自然是研究的坦途，可以入深而致胜。书中《屈赋在风格情调上的继承与创造》，即为其例。

四、根据材料，考虑情理，析疑辨惑，是作者著述的基本方法。“马高八尺曰龙”，是古籍中常用的训故。但马与龙的血缘关系，人们进一步考虑者少。逵夫同志认为传说中的龙是由马演化而来。古图画龙形似马者，如伏羲龙身而有马形。伏羲生仇夷山，山为白马氏发祥之处。伏羲氏以龙为图腾，盖沿于白马氏以马为图腾。龙马血缘关系，于此可以推测。通过仔细的考证，又经过合情合理的辨析，他写出了书中《〈离骚〉中的龙马同两个世界的艺术构思》，疏通了《离骚》中或马或龙的疑义。说它是一篇好的考证论文，固然可以；说它是作者论述其艺术构思的发展观，更为合理。

当然，我们评价一本书，虽然可以从根本上指出其好坏，但并非对一本书所做出的结论和认识都会一致。因为事物的发展总是螺旋式前进的，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是螺旋式上升的。我们可以部分地认识真理，并不能也不会立即结束真理。所以我认为一本书的著者，应该欢迎读者提出不同的意见。对他人的意见，经过深思熟虑，而后心平气和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才是明智的。

1950年年底，我从北京来此，时年犹壮也。每与朋友往来，以为国运方新，前途无限。历事既多，又经忧患，于是徘徊容与，莫知所从。四十余年来，东顾西盼，邯郸学步，故技都荒了。即使迷途知返，觉今是而昨非，却已垂垂老矣。逵夫重回本校，风华正茂，与予初来陇上时年岁相若也。至今还不到二十年，所造已深，楚辞之学盖已自名一家。于此不懈，再精进二十年，则藏山事业，可以与

古人争先后。假使以此自画，“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功亏一簣；他年老耄，徒乎负负，则太可惜。师友人伦，不能不尽其所知，相互切磋。幸達夫知我。是为序。

目 录

《诗赋研究丛书》序·····	[1]
《屈原探幽》序·····	郭晋稀[1]
前言·····	[1]

上编：《离骚》的创作与艺术

《离骚》中的龙马同两个世界的艺术构思·····	[18]
一、龙与马的血缘关系·····	[19]
二、龙马与《离骚》中的两个世界·····	[23]
三、一个有关的疑问悬解——谈“麾蛟龙使梁津”·····	[28]
《离骚》的比喻和抒情主人公的形貌问题·····	[33]
一、《离骚》的抒情主人公形貌是否统一·····	[33]
二、“男女君臣之喻说”不能成立·····	[35]
三、朱熹“夫妇君臣说”剖析·····	[40]
四、“女性中心说”也不能成立·····	[43]
五、“求女”表现了寻求知音的心情而不是“求君”·····	[47]
六、关于“男女君臣之喻”比兴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52]
七、《离骚》抒情主人公研究带来的启示·····	[57]
《离骚》的创作时地与创作环境·····	[62]
一、解决问题的原则·····	[62]
二、《离骚》作于怀王朝·····	[66]

三、《抽思》中的陈辞与《离骚》的创作年代·····	[69]
四、关于汉北的地望·····	[72]
五、屈原在汉北云梦任掌梦之职·····	[75]
六、几点补说·····	[77]
《离骚》的开头结尾与创作地点的关系 ·····	[82]
一、站在先王先祖神灵的面前·····	[82]
二、“旧乡”发微·····	[86]
三、“陟陞皇之赫戏”诠释·····	[91]
《离骚》的结构、叙事与抒情 ·····	[96]
一、《离骚》中的叙事与抒情·····	[96]
二、《离骚》的结构·····	[100]
三、感情发展的线索和叙事的线索·····	[104]
四、虚实相间,首尾照应·····	[108]

中编:屈骚的继承与创造问题

作为楚辞上源的民歌和韵文剖辨 ·····	[112]
一、不能以“兮”字作为判断是否楚歌的标志·····	[112]
二、二《南》与《陈风》·····	[113]
三、佚诗·····	[116]
屈赋形式上的继承问题 ·····	[123]
一、我国早期诗歌发展的总趋势·····	[123]
二、屈赋句式分析·····	[125]
三、几点结论·····	[130]
从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看屈赋比喻象征手法的形成 ·····	[132]
一、屈赋的比喻与象征·····	[132]
二、辞赋其表、论说其里的帛书《相马经》·····	[136]

三、独具特色的楚谥同《相马经·大光破章》的关系·····	[140]
四、屈赋比兴手法的纵向观察·····	[144]
屈原在完成歌诗向诵诗的转变方面所作的贡献·····	[148]
一、脱离曲调与配乐而独立发展的诵诗·····	[148]
二、骚体诗的句式与屈原的艺术体验·····	[150]
三、诗体音韵的旋律美·····	[154]
四、建筑美与绘画美·····	[161]
五、余论·····	[165]
屈赋在风格情调上的继承与创造·····	[167]
一、南北风气之异与南方文学的特色·····	[167]
二、苦恋之情的升华·····	[169]
三、点铁成金的化用·····	[174]
四、不朽的艺术经验·····	[176]
楚国高度发展的艺术对屈原抒情诗的影响·····	[179]
一、诗的双重结构和双重审美效应·····	[179]
二、楚国的音乐成就与屈赋对语言潜在音乐性能的发掘 ·····	[180]
三、楚国的造型艺术与屈赋语言表现功能、表现艺术的发挥 ·····	[185]
四、诗与音乐舞蹈分道扬镳后在更高阶段上的吸收与结合 ·····	[191]

下编：《离骚》正读

《离骚》原文·····	[196]
《离骚》新注·····	[217]
《离骚》辩证·····	[256]
一、高阳·祝融·吴回·····	[256]

二、江离辨疑	[257]
三、秋兰辨疑	[258]
四、释“搢”	[259]
五、说宿莽	[259]
六、是说三王, 还是说尧舜? 是说怀王, 还是说桀纣?	[262]
七、“茝”“芷”古今字说	[265]
八、屈原之“道”	[265]
九、说“皇舆”	[266]
一〇、“謇”、“𪔐”一音之转说	[266]
一一、说“灵修”	[268]
一二、“成言”例释	[269]
一三、杜衡证本	[269]
一四、“菱绝”与“芜秽”	[270]
一五、《离骚》所说的“众”	[271]
一六、释“羌”	[271]
一七、芳菊溪·落水大菊·秋菊之落英	[272]
一八、“姱”字考原	[273]
一九、释“贯薜荔之落蕊”	[274]
二〇、说“蛾眉”	[275]
二一、“谣诼”补说	[276]
二二、“偃”字辩误	[276]
二三、释“饨郁邑”	[277]
二四、释“侘傺”	[278]
二五、说“延伫”	[280]
二六、“世并举而好朋”	[280]
二七、“陈辞”释义	[281]
二八、“九辩”、“九歌”考原	[284]

二九、“五子用失乎家巷”说解	[286]
三〇、后羿考	[288]
三一、“贪”字辨义	[290]
三二、鬻、翳与鬻车	[291]
三三、崦嵫山	[292]
三四、扶桑考原	[294]
三五、白水即黄河说	[295]
三六、“结言”考辨	[296]
三七、穷石考	[296]
三八、释“偃蹇”	[297]
《离骚》今译	[303]

前 言

中国诗歌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抒情性。成就最高的，也是抒情诗。这当中，《离骚》便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它不仅是我国抒情诗的无可比拟的典范，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它开创的传统和创作经验也给我国新诗的发展以多方面的借鉴和启迪。

一、我国抒情诗的无可比拟的典范

第一个对《离骚》作出全面评价的，是西汉时代的淮南王刘安。他在《离骚传》中说：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排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尧，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

从内容到表现，到语言，以至书中所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刘安都有所论述。司马迁将这段文字写入《史记·屈原列传》，这样，它也就又代表了司马迁对屈原《离骚》的评价。时间过去两千多年，《离骚》的巨大影响证明了这个评价的正确性。自宋玉的《九辩》、唐勒的《远游》(2)，到汉初贾谊、枚乘之作，以至武宣时代诸家之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眇，窃其华藻。”(3)班固推为“辞赋宗”(4)王逸评其“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

不刊灭者矣。”(5)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刘勰说：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

在论述了《离骚》等屈宋之作的艺术感染力之后，他又说：

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彩绝艳，难与并能矣。自《九怀》已下，遽蹶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范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其赞曰：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采云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质，艳溢缙毫。(6)

我们如将刘勰赞语的意思倒过来说，则若无《离骚》，岂见屈原！正是有了这一篇不朽的杰作，才使屈原成了我国历史上诗人中影响最久最大的一位。

值得研究者们注意的是，我国历史上所有杰出诗人、作家都给屈原和他的《离骚》以极高的评价。不少人把《离骚》看作抒情诗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伟大诗人李白的诗句中说：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7)

宋初著名学者、词人宋祁说：

《离骚》为辞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

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古赋》引了这段话，杨慎《丹铅杂录》卷六《古人独慎处》、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也取其义以论各体文学。宋代杰出诗人苏轼说：“《楚辞》前无古，后无今。”并说：